

许啸天◎著

一部尘封的经典
讲述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

民国春秋演义



研究出版社

一部尘封的经典，讲述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

许啸天◎著

民国春秋演义

下卷

天华馆主评点
朱凤竹绘图

元真子整理

研究出版社



第五十一回

郑汝成防守制造局 钮永建鼓励学生军

钮永建正指挥部下酣战的时候，忽后面又有民军一千多人杀到，帮助攻打制造局西栅。枪炮隆隆，声势甚盛。钮永建问时，原来是陈其美新由苏州调来的第三师步兵。他们由闸北河道坐驳船到上海，随带机关枪炮，战斗力甚是充足。一路打去，并无拦阻。钮永建便催动军队前进，看看已到制造局门口，不料后面炮声大起，弹如雨下。接着那军舰上的大炮甚是猛烈，落地开花，打得尘土蔽天，士兵的尸身掷向半空中去。苏军一千余人正在火线上，中弹倒地的人前仆后继。苏军知道中了敌军的埋伏，急急后退。那局中的炮兵，又追杀出来，那炮弹粒粒向背后打来。苏军狼狈奔逃，逃至铁路相近，两旁伏兵齐起，打着北军的旗号，向苏军左右夹攻。两军混战一场，苏军死伤了大半，其余的向四野里逃去。此时钮永建还督着淞江兵，内有学生军六十名，向制造局西栅门猛扑。不料半空中落下的一粒大炮弹，震天价一声响亮，扫去了学生军三四十人。淞军受了这个大创，便各各弃枪而逃，逃至法租界，被安南兵拦住，一律缴械放行。学生军只剩了二十名，逃至徐家汇土山湾，被那天主教士看见他们满身泥土，头额流血，心中不觉动了恻隐之心，便各给洋五元，留下枪支，放他们逃命去。

陈英士在司令部中连接败报，心中甚是惶急，忙下令如有临阵脱逃的一律枪毙。当时有苏军二十四名逃走的，初钮永建捉住，送交检察厅暂押。不料那班兵士与狱中囚犯打通一气，冲破牢监，闯进上房去，把厅长所有一切细软银钱掳掠一空。模范监狱中原收押刺宋要犯应桂馨，这应桂馨手下的流氓甚多，便趁此里应外合，大闹起牢狱来。监狱官吴恪生镇压

不住，只得随着应桂馨一起逃走。狱中五六百囚犯，打去枷锁，一齐逃出监狱，在街道上东奔西窜，城内秩序大乱，巡警无法拦阻。那时有一群犯人，打进地方审判厅去，威逼厅长将所中男女各犯一齐释放出去。各犯人都欢天喜地，四散而去。

此时上海一班绅士见陈英士屡战屡败，知道他不能成事了，便公举出红十字会总办沈仲礼，向南北两方竭力调停。陈英士正在气愤头上，又有江阴派来救兵二千多名助战，他如何肯罢手？沈仲礼再三劝他息兵，陈英士大声说道：“若欲我罢兵，非杀尽敌人不休。”当夜陈司令又雇佣了上海一班流氓和东洋车夫，加入江阴兵，进攻制造局。时在深夜，那兵舰上探海灯又来得厉害，测炮又来得准确，那民军被灯光逼住了眼睛，动弹不得。制造局中大炮和黄浦江中大炮齐向民军阵地打来。那江阴兵中了弹，一排一排的倒下地去，从半夜战到天明，人马又折了大半。沈仲礼又再三相劝说，陈英士没奈何，只得将司令部迁至闸北。不料闸北地方有一家商务印书馆工厂总理夏瑞芳，他怕民军来扰害他的工厂，便去请了租界上的外国团练兵到我们中国地界来驻扎，在宝山路一带保护工厂。陈英士率领司令部人员，坐着汽车直驶而来，被外国兵阻住不得进宝山路。没奈何，只得绕道从别路到吴淞镇，与要塞司令居正相见。此时钮永建还在南市支持残局，到二十八日，钮永建又收拾残军，并延聘日本炮兵作最后的攻击。此次战争比前四次尤为剧烈，民军不但轰击制造局，又轰击黄浦江中的兵舰。民军中放炮甚准，那海筹船尾上被民军炮弹打成一个窟窿，制造局中北军中弹死的也是不少。郑汝成大怒，立刻搬出八十磅的攻城大炮来，向民军阵地开放。钮永建军队原是有限的，如今经这大炮猛力攻击，又死伤了许多。钮永建立脚不住，也向闸北方面退去。

此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，见陈英士快要失败，便来说了一番官话。他的通告上说道：

德全德薄能鲜，奉职无状。光复以来，惟以地方秩序为主，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。保卫安宁，别无宗旨。不图诚信未孚，突有本月十五日宁军之变。维时事起仓促，诚虑省城顷刻糜烂，不得不忍一时之苦痛，别作后图。苦支两日，冒死离宁，十七日抵沪后，即密招苏属旧部



水陆军警，筹商恢复。众情愤激，询谋金同。连日规划进行，布置略已就绪。兹于本月二十五日，即在苏州行署办事。近日沪上战事方剧，居民震骇，流亡在道。急宜首先安抚，次第善后。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，酌派人员，就近办理。德全遵奉中央命令，亦即在沪组织行署，以便指挥各属，筹保卫而策进行。窃念统一政府自成立以来，政治不良，固无不讳；惟监督之权，自有法定机关，詎容以少数之人据一隅之地，诉诸武力破坏治安。德全与黄兴诸人，虽非夙契，亦托和交。每见辄谆谆以国家大局为忠告，即党见之异同，个人之利害，亦皆苦口危言，无微不至。乃自赣军肇衅，金陵响应，至令德全两年辛苦，艰难经营，积累所得尺寸之数，隳于一旦。哀我父老，嗟我子弟，奔走呼号，流离琐尾。泣血椎心，无以自赎。德全等不知党派，不知南北，但有蹂躏我江苏尺土，扰乱我江苏一人，皆我江苏之同仇，即德全之公敌。区区之心，唯以地方秩序为主，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。始终不渝，天人共鉴。一俟乱事救平，省治规复，即当解职待罪，以谢吾苏。

这一通公告出来，那地方上一班绅士，便有许多人出来帮助程都督的。那袁世凯听说郑汝成战胜了民军，也便派人拿了十万块钱来犒赏制造局中的北兵。又将郑汝成加封为陆军上将官，升作上海镇守使，真是锦上添花。那班北军人人欢欣鼓舞。只有陈英士、钮永建这一班战败的将军，各各退守吴淞炮台，既少兵士，又缺军火。那刘福彪、钮永建的部下死亡的最多，他二人见了要塞司令居正，只是顿足叹气。居正拿好言安慰他，劝大家暂在吴淞地方守着，候别处的救兵到来，再行进攻。谁知一天一天的守下去，非但不见救兵到来，那郑汝成和李鼎新二人却调遣水陆军队，前来围攻炮台。接着海军总长刘冠雄，也奉了袁世凯的命令，率领北洋舰队，南下攻取吴淞。陈英士和居正困守在炮台中，见敌兵愈来愈多，情势十分危险，便一连打电报到南京去求救兵。

黄兴在南京也弄得焦头烂额，军饷不足，便有一班军人不服调遣。又接连得了各方面战败的消息，看看孤城日暮，万难再守下去了，便假说亲往战地督阵，在七月二十八日的半夜里与代理都督章梓二人，改穿日本服装，邀同日本人二人做伴，各人拿着怀中电筒，悄悄地出城。后面有一连护兵，

护送到了下关码头，黄兴便赏护兵二百块钱，那护兵一律举枪恭送。黄兴登轮开船下驶，星夜赶来上海。谁知此时上海领事团已通飭各处巡捕房，访拿乱党，第一名便是黄兴；此外如李烈钧、柏文蔚、陈其美、钮永建、刘福彪、居正等，都在缉拿之列。又由工部局张贴告示，驱逐孙文、岑春煊、李平书、王一亭等，不准逗留租界。黄兴也无路可走，只得投奔吴淞炮台去。见了居正、陈英士一班人，也无话可说。打听得孙文、岑春煊都逃往南洋去了，黄兴在钮永建营内住宿一宵，第二天一清早便登日本轮船渡海东去。这讨袁总司令黄兴走后，大家更觉没有兴趣，便是那南京师长洪承点，也弃职潜逃。

南京城内，人心惶惶，当由代理民政长蔡寅联合第八师师长陈之骥、第一师师长周应时、要塞司令马锦春、宪兵司令茅乃葑、警察厅长吴忠信，又会同南京士绅仇继恒一班人，商议维持秩序。当即议定七事：一，取消独立名义；二，通告安民；三，电请程德全回南京；四，通电各省一律停战；五，筹饷；六，各路军队就原地驻扎暂不移动；七，由军警民团分别地段保护人民。这种办法，原是很好的，不料南京代表到上海来欢迎程德全，程德全却不肯回南京去；又因当时第一师师长洪承点出走，由南京人公举旅长周应时接充师长。如今程德全非但不肯承认，并且连周应时原有的旅长名义，也给他取消了。因此，南京地方人心又恐慌起来，兵心又变动起来。程德全得了北方消息，知道有冯国璋、张勋两路人马南来，便派杜淮川前往固镇迎接。

天铎报馆有一位何海鸣^①先生，他一向在报纸上著论鼓吹民权，又醉心民主。此次黄兴二次革命，何先生在报馆中得了消息，喜得终日手舞足蹈。后来又得了黄兴出走、民军失败的消息，又累得他终日垂头丧气。最后，报馆中忽然不见这何先生的踪迹，那南京都督府中，却来了一个讨袁总司令何海鸣。他自称是奉黄兴命令，前来代理总司令职务，住在都督府中，发号施令。又出示恢复江苏独立的名称，一面通电宣布程德全、应德闳两人的罪

^① 何海鸣（1887—1945）原名时俊，笔名海、一雁、衡阳孤雁、求幸福斋主等，湖南衡阳县人。1911年在《大江报》发表反抗清廷的激烈言论《亡中国者即和平也》，被逮捕入狱，判死刑，武昌起义当夜出狱，出任汉口军分政府少将参谋长。二次革命时，在南京代黄兴任讨袁总司令，攻占都督府，重新宣布江苏独立，失败后潜居日本。后来弃武从文，独辟倡门小说蹊径，成为“鸳鸯蝴蝶派”重要作家。晚年投降日寇，成为叛逆文人，旋又遭日寇遗弃，终至贫病而死。



状。正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忽有第八师师长刘之骥带领一队兵士，前来拜会何海鸣；何海鸣十分谦虚，降阶相迎。那刘之骥却傲不为礼，开口便问：“何先生此次带得几何饷银来？”何海鸣答称：“造币厂中，取之不尽，何必我再带饷银。”陈师长又问：“带得多少部队来？”何海鸣答称：“黄兴的部队，便是我的部队，更何必我另带部队。”陈师长立刻放下脸来，向左右大声喝道：这厮胆大妄为，明明是乱党，快与我捆起来！可怜何海鸣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能抵抗得如狼如虎的兵士，早被他们用麻绳捆绑得和一只粽子相似，掷在阶下。陈之骥拿靴尖踢着何海鸣的肋骨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此时暂留住你一条狗命，待程都督的命令，再来处分你。”便有兵士上去把何海鸣拖进陆军监狱去禁闭起来。一面由陈师长出面出示取消独立。

南京人民在一天里忽见恢复独立的告示，又忽见取消独立的告示，更弄得人心不得安定。又因张勋辫子军久有奸杀抢劫的野心，如今他的军队离南京一天近似一天，那南京的人心尤觉得一天不安一天。稍有身家的人，纷纷向城外逃避，弄得城中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当时一班南京公正士绅，便组织了一个地方维持会，会中公举代表，渡江去见冯国璋，求他保全南京人生命财产，不可再动武力。又求他转商张勋，不可放辫子军入城。那冯国璋却顺从民意，容纳了代表的要求。此时陈之骥师长也赶过江来，谒见冯国璋。

不料南京城里的第一师，打听得陈师长不在城中，便乘机报复，邀请了同营弟兄去抢劫第八师司令部，两面兵士巷战起来。第八师人数既少，事起仓促，所有军械，都被第一师夺去，只得全体退出南京城。此时南京城中全是第一师的势力，那师长周应时立刻去把何海鸣放出来，拥至都督衙门中，依旧做他的讨袁总司念，依旧宣布独立。那南京城里的百姓，经过这番扰乱，愈加吓得魂不附体，四散奔逃。大街上店铺一律闭门，城门也终日闭锁。何海鸣立刻委出卫戍司令及参谋长、旅团长各军官来。那第八师部下也渐渐来归附，只三十团抗不奉命，何海鸣便下令缴械，勉强将南京城内整理清楚。但那冯、张两路兵马，一天逼似一天，南京人民，总不能安心。便是何海鸣也东奔西走，布置一切防守的事宜，十分忙碌。冯国璋、张勋二路军队开到浦口江边，暂时扎住营盘；一面打电报给上海的海军总长刘冠雄，请他带领兵舰到长江来助战。但此时吴淞炮台还在民军手中，刘冠雄从浦东、川沙绕道东滩登岸，至制告局，与郑汝成、李鼎新商量进攻吴淞的策略。刘

冠雄下一个密令，着海筹海圻各舰，开抵吴淞，离炮台九英里地方，便开炮轰击。居正在炮台上亲自督战，还击兵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二次革命后，论者多不直黄陈辈之不顾民生，铤而走险为失计；然吾以为袁世凯野心渐露，而其压迫民党之手段，日甚一日。民党中人，明知民间痛苦，但忍无可忍，不得不有此革命表示，以贯彻初衷也。



第五十二回

让吴淞民军出走 攻南京辫兵横行

吴淞炮台，和海筹、海圻二兵舰，互相开炮轰击，约历一小时之久，未分胜负。以后，每天都有战事，但每战不过炮台和兵舰互相轰击一阵。连战三天，也分不出胜败。海军总长刘冠雄见急切不得取胜，便和郑汝成商议，用反间之计，由程德全秘密派人到刘福彪营中去，说他投降。这消息传到钮永建耳中，立刻去与要塞司令居正说知；居正大怒，立命炮台上开炮，轰击刘军。刘福彪因事出不意，抵挡不住，慌张溃逃，反逼着他投降程德全那边去。程德全便下总攻击令，调齐海陆大军，合力围攻。刘冠雄督率外海舰队，李鼎新督率长江舰队，郑汝成督率大部陆战队，分三路向吴淞炮台包抄。钮永建此时在宝山县城设立司令部，所有上海革命军统由钮永建指挥。两军开战，炮火甚烈，左近人民死亡逃散的形状，十分凄惨。此时有上海红十字会柯医生，冒着炮火，赶到宝山城中去，再三劝钮永建息兵爱民。钮永建也因此时势穷力竭，外无援兵，知道不能再战了，便由柯医生拿了钮永建的亲笔书信，乘一艘小火轮，驶向海圻军舰。此时两军炮火十分激烈，柯医生冒险闯入火线中，手执红十字会旗，向兵舰摇动。炮台上和兵舰上都停了炮火，柯医生登了兵舰，谒见刘冠雄，说明来意。刘冠雄与钮永建原有旧交，当下便赴制造局，与郑汝成、李鼎新二人商议。钮永建当时所开的条件，第一是不杀部下兵士，第二是由刘冠雄代表北方政府，给与一万块钱。郑汝成一概答应，立刻派人将钱送去。那钮永建得了钱，便照条件率领卫队三百人，退出宝山城三十英里外。柯医生率领救护队，进了宝山城，果然不见兵士；又转至吴淞，察看炮台，那要塞司令居正，早已离开吴淞，只留下

台兵。柯医生督看着，令兵士将炮门除下，炮口转向，所有枪械，一齐缴出。炮上竖起红十字旗帜，那兵船上见了，海筹海圻共有八条大兵舰，一齐驶近岸来。刘冠雄统兵士五十人登岸，炮台了换了海军大旗。在换旗的时候，所有南北兵士，一齐擎枪致敬。

郑汝成、刘冠雄战胜了上海的民军，一面拍电报告袁世凯。恰巧袁世凯派有长江查办使雷震春，及陆军二十师师长潘矩楹，率领大队人马南下助攻吴淞炮台。如今见上海已无战争，袁世凯便改任雷震春南洋巡阅副使，刘冠雄为南洋巡阅正使，率领二十师军队，向南京出发助战。

此时钮永建得了银钱，他心还不肯罢休，当时退出了宝山，便占据了嘉定，掘造战壕，设险防守。郑汝成得了消息，便令李鼎新、李厚基二人，水陆夹攻。钮永建又退至太仓，手下兵士，随路散去。他知事已不可为，便乘坐美国公司轮船出洋去。那陈英士、居正一班要人，也各各出洋避难。柏文蔚退出安庆，欧阳武、陈炯明皆因失了势力，各离根据地，逃到南洋去。

此时独有李烈钧在南昌与北军对抗。南昌一班绅商，凑集了三十万元送与李都督，要求他退兵，李烈钧便率领部下退至万家浦。与北军多次恶战，精锐尽失，看看支持不住，便向湖南方面退去。倪嗣冲夺回了安徽，马聊甲在芜湖打退了柏文蔚的部队，孙道仁也取消了福建的独立，归罪在许崇智身上；广东地方，来了北方军人龙济光，把民军都打退了。

此时只有何海鸣守住了南京地方，当时有唐辰为江苏省长，刘杰为警察厅长，合力抵御北军。幸得南京城池建造得十分坚固，素来是有名的石头城，任你冯国璋、张勋二路军队如何合力攻打，也不能动他分毫。何海鸣督率狮子山炮台，开放大炮，打死了北军五六百人，那张勋手下最得力的徐师长，团长赵振东都死在炮火中。张勋得了这个消息，不觉大愤，亲自领统辫子军，星夜渡江；又调动下游兵舰，合力攻城。血战了三日三夜，被他夺下了紫金山。这紫金山是南京最高的地方，上面有炮台，居高临下，颇占形势。那南京人民，都不觉恐慌起来。何海鸣因张尧卿深得兵心，便又推举他为都督，统兵扼守天保城。适值柏文蔚也统兵开到，帮助何海鸣守城。柏文蔚又用包抄之计，派一路精兵，秘密出城，抄出张勋阵地后面，此时张勋已夺得了天保城，不料那民军在半夜时候，掩杀过来，喊声震天，势如潮涌，那张勋军队站脚不住，又退出了天保城。冯国璋见张勋失利，便也推动兵



士，渡江来战民军，用大炮猛攻，横厉无比，杀退了民军，重复把天保城夺去。又分两路进攻，一路由聚宝门直攻雨花台，一路逼太平朝阳两门。民军出城死战，都被北军杀回，城外尸骸堆积，腐臭触鼻。张尧卿见不能取胜，便将都督职衔推让与柏文蔚，柏文蔚统领兵士几次夺围死战，都不能得利。民军一天伤亡一天，一天缺少一天，北军却日见增加，日夜不休的用大炮围攻，那炮弹枪子，和暴雨一般，纷纷向城中打来。城中兵士，非但死伤日多，且粮也缺乏。何海鸣天天向商会索取。此时兵荒战乱，商业停顿，还有什么银钱来供给军饷？那商会会长被何海鸣催逼不过，只得今天一千元，明天数百元，零星凑付。柏文蔚比较的有些经验，见此情形，知道不能久守，便劝何海鸣安民息兵。何海鸣如何肯听，说：“我有炸弹队，便是被敌兵打破了城池，也可以和他巷战！”柏文蔚见何海鸣不听劝，便带领亲信部队，悄悄的出南门而去。何海鸣又推举韩恢为都督，决意死守。

此时冯国璋已将全部军队支配停妥，派雷震春攻聚宝门，张勋攻太平门，徐宝珍攻仪凤门，冯国璋自己带领大队步兵攻取水西门、汉西门。下关方面，又有兵舰助战。打得南京城中炮火连天，房屋毁坏。那班小百姓，天天把性命送在炮火里，人心大乱起来。城中绅士出来讲和，那何海鸣第一个条件便是要十万块钱。可怜那时南京商会已是罗掘俱穷，但为全城人民的生命起见，不得不竭力拼凑，今天凑一万，明天凑两万，过了六天，只凑了七万块钱，交与何海鸣。那民军还有三万块尚未到手，如何肯走。不料到了九月一日一清早，城外北兵连开大炮，将南京城垣打破。张勋、雷震春两军一拥进城。何海鸣见大势已去，立刻从南门逃走。独可怜南京的百姓，被北军烧杀奸淫，他们借了搜剿的名目就挨门逐户任意搜刮；见有银钱，随意揣在腰包里，见有皮衣，随手披在身上，个个腰大十围，身体肥胖，好似水牛，行路蹒跚。他们穿着蓝衣，拖着大辫，南京人民见了，个个魂胆飘摇。幸得有几处教堂收留那年轻子女在里面，躲避了灾难。这班辫子军，从初一抢劫起，接连初二、初三三天，愈抢愈凶，尸横街衢，血流沟渠，真是惨不忍睹。直到初三傍晚，雷震春入城，才传下军令，严禁骚扰，违令者斩。到第四天，张勋进城，全城方得安定。这兵士三天的抢劫，好似他大帅默许他们应得的酬报。但是南京城中，已闹得十室九空，惨如墟墓。那冯国璋、刘冠雄一班大员见打退了民军，还欣欣得意，立刻打电报到北京去告捷。袁世

凯命令下来，赏张勋勋一位，冯国璋一等文虎章，刘冠雄勋二位，雷震春勋三位；又免去程德全江苏都督的官职，改任张勋为江苏都督。张勋也知道自己的兵士太糟蹋了地方，有点对人民不起，便听了他身旁秘书长的话，为买人心起见，派了十个宣慰员，到南京城中挨家逐户的道歉。那人民只得装了满脸的苦笑，迎接这宣慰使，如何敢说半个不字。张勋一面又出告示，晓谕军民，凡有收藏人民衣物的银钱的，限三日内缴到商会；过限不缴的，查出便当以军法从事。当夜便有衣服器物沿路抛弃出来，那巡警见了，便收拾起来，一并交与商会。商会便令失主前去认领。那百姓跑去一看，哪里有什么好东西，尽是破衣粗服，旧铜烂铁，值不了多少钱的。那百姓只得垂头丧气，空手回家。

袁世凯既把民党打平了，便高视阔步，目中无人。一面令熊希龄组织内阁，所有各部总长也大加更动。陆军总长段祺瑞、海军总长刘冠雄、外交总长孙宝琦、内务总长朱启铃、教育总长汪大燮、司法总长梁启超、农林总长张謇、交通总长周自齐，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。一面令国会赶议大总统选举法。这大总统法，共有七条：

第一条，中华民国人民，完全享有公权，年满四十岁以上，并住居国内满十年以上者，得被选举为大总统。第二条，大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，选举之。（前项选举，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，用无记名投票行之；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为当选。但两次投票，无人当选时，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；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，为当选。）第三条，大总统任期五年，如再被选，得连任一次。（大总统任满，有三个月，国会议员须自行集会，组织总统选举会，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。）第四条，大总统就职时，须为左列之宣誓。（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，执行大总统之职务，谨誓。）第五条，大总统缺位时，由副总统继任，至任大总统任满之日止。（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，以副总统代理之；副总统同时缺位时，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。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，组织总统选举会，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。）第六条，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，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，或选出后，尚未就职，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，由国务院



摄行其职务。第七条，副总统之选举，依选举大总统之规定，与大总统之选举同时行之。但副总统缺位时，应补选之。

七条选举法以外，附则一条：大总统之职权，当宪法未制定以前，暂适用临时约法。关于临时大总统职权之规定，选举法公布以后，便由国会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总统。第一次投票结果，袁世凯得票最多；但投票人数不满四分之三，照例作为无效。第二次投票，仍不足法定人数；虽依旧是袁世凯的票数最多，但也不能发生效力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因两次选举都不得结果，明知道是国民党议员在里面作祟，便秘密去向各议员疏通。说：“看目下时势，非举袁世凯为总统，必要闹出大乱子来；况此人左右，全是阴谋政客，欲乘削平民军之功，推他为帝。吾们不如速举他为正式总统，也免得君主复活。”那班消极的议员听王议长说话，也颇有理由，第三次便也一律出席投票选举，结果是袁世凯和黎元洪的票数相等。照选举法第二条的规定，再行决选法。正在发票的时候，忽然院门外面闯进一大队武士来，个个身穿制服，望去军人又不像军人，学生又不像学生，腰间都挂有手枪。一走进屋子，便向四处分散，把这班议员包围在中央。会长问他们：“是何等样人，来此何干？”这班人高声答应说：“我们是公民团，特来监督你们选举的。”气势汹汹，好似要寻人斗殴一般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二次革命，实因宋案相逼而起；故民军方面，实无充分之预备。而袁世凯则有心排除异己，筹之早熟，故一朝暴发，撒置裕如。彼民党中人，焉得不失败？但此时之失败，即为将来之成功也。



• 報酬的得應們他許默帥大他似好

民國春秋演義

第五二回





第五十三回

选总统议员受窘 修约法政府越权

那班国会议员，尽是文弱书生，见了这一群赳赳武夫，早已吓得骨软筋酥。接着那公民又大声说道：“俺们听说贵会今日选举正式大总统，特来参观；此事关系重大，倘选得贤良的总统，我们公民都可受幸福，若选一个不满人望的大总统，将来葬送了国家也全是诸君的罪过！俺们公民团是代表人民公意的，今日特来监督。诸位倘所举非人，诸位休想出这屋子一步！”众位议员听了这一番强项的话，各各面面相觑。明知道这班冒充的公民，是受人指使来的，但眼见他们个个身怀武器，便有些不寒而栗。他们把议院的前后门看守起来，不放一人出入。有一位一百二十号议员，腹中内急了，便起身去小便，走至门口，那班武夫大声喝问：“你可曾投了票没有？”议员说：“众人都不曾投票，我如何可以一人投票。”那武夫也不由分说，当胸一掌，推得那议员踉踉跄跄倒退三丈。没奈何，只得将小便排泄在痰盂里。所有屋子里四十六只痰盂，都盛满了尿，泛滥洋溢，骚臭熏蒸。这一场选举会，从上午十时起，直到下午六时，还不曾把正式大总统选出。满屋子人都嚷着肚子饿，只是那可怕的公民团恶狠狠四周监视住了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后来经议长再三劝说，众人便潦潦草草地写了袁世凯三字，投入选举箱中。开票唱名，果然是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。那班公民见了，一齐高呼大总统万岁，屋角上如起了一阵春雷，才一拥而出。接着便选举副总统，只一次投票，便举出了黎元洪。诸位议员退出席来，已是狼狈不堪。

但袁世凯得了此消息，却甚是得意。定在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国庆节，行就正式大总统礼。行礼的地点，在清室故宫太和殿中。早有各部总

长，以及文武官员，头顶礼帽，身穿礼衣，在殿前分班站立。候到十点钟，那袁世凯挺着肚子，徐徐向殿上行来；两旁乐队奏乐，殿门外炮声连续响了一百零一声。此时殿上下挤了三四千人，却是鸦雀无声，静听大总统宣读誓语；接着便是全体官员向袁世凯行三鞠躬礼。礼成奏乐，当有大礼官引导袁大总统退入休息室；一面由外交部长孙宝琦，邀请各国公使及参赞随员入礼堂。袁世凯再登礼台，外国公使鞠躬朝贺。袁世凯答礼。又由领銜公使宣读颂辞。袁世凯也有答词。各国公使退后，又有清室代表世续上前，与袁世凯相见，照外国公使礼相见。礼成，各国公使退出。便有陆军总长段祺瑞进来，请大总统至天安门阅兵。袁世凯高坐在将台上，眼见一队一队的步骑炮工轻重兵士，步伐十分整齐，从台前经过，心中不觉欢喜。当即发下十万银钱去，犒赏兵士。那兵士得了银钱，便高呼万岁。袁世凯乘马回总统府去，接着又有外交部总长孙宝琦进府来，呈上俄、法、英、德、奥、意、日本、比、丹、葡、荷、瑞、挪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照会。袁世凯看了，更觉可喜。便在府上大设筵宴，款待众官员。第二天，总统府颁发出大批勋章来：特授世续、徐世昌、赵秉钧勋一位，朱瑞、蔡锷、胡景伊、唐继尧、阎锡山、张凤翔、张凤鸾、倪嗣冲、张镇芳、周自齐、陈宦汤、芑铭勋二位，蒋尊簋、孙毓筠、莊蕴宽勋三位，张绍曾、陆建章勋四位，屈映光勋五位，王家襄、章宗祥一等嘉禾章，梦长民、张国淦、施愚、王治馨、治格二等嘉禾章，顾熬三等嘉禾章，荫昌一等文虎章，赵惟熙、陈昭常、宋小濂、张广建、唐在礼、张士钰、袁乃宽、李进才、江朝宗二等文虎章。这班人升了官，自然人人欢喜，个个快乐。

过了几天，赵秉钧进总统府去，与袁世凯闲谈。说起那大总统选举法，自宪法会议议决后，即直接宣布，并未经过总统考核，从此大总统的宣布权，将被国会夺去，这是近于国会专制。将来凡事须由国会取决宣布，事事不能自主，大总统反成了一个傀儡，这如何使得。赵秉钧当下主张非向国会争回这个宣布权来不可。当由总统府秘书起草，向国会送了一个咨文。内中有几句紧要的话道：“本大总统当以民国议会，前经议决先举总统，后定宪法，系为奠定民国国基起见。本月四日，宪法会议议决，大总统选举法案来咨，虽仅止声明议决宣布并公决送登政府公报等语，显与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。查民国立法程序，定有明文。一为提案，二为议决，三为公

布；断未有但经提案议决而不经公布，可以成为法律者。大总统选举法案，若为法律之一种，则依据临时约法第二十二、三十条之规定，当然应由大总统公布。”这咨文送到国会，诸位议员看了，都说当议决大总统选举法时，大总统尚未产生，如何能公布。便也因议宪法草案十分忙碌，置之不答。但袁世凯这是关于自身权利的事情，如何肯轻易放过。他便派了施愚、顾鳌、饶孟任、黎渊、方区、程树德、孔昭焱、余荣昌八个委员，带了大总统咨文，到国会里去，硬要加入宪法起草的会议。他又在咨文上说：“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，特飭委员前往，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；嗣后贵会开会时，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，或开宪法审议会，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，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。”

国会是独立的，国会议案是自由的，绝对不能受行政人员的干涉；如今袁世凯以行政首领的资格，而欲干涉国会的立法权，那国会中人，如何肯容他。便老老实实对这八个委员说道：“大总统此举，实是违法的行为，请诸位速速退出会外；要知道本会章程，只许国会议员列席旁听，此外无论何人，不得入席。”

谁知那八个委员却不由分说，径向大众发表大总统对于约法的意见。说：“应修正的三条：第一条，便是临时法第三十三条，应改为大总统得自由制定官制官规；第二条，便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，应改为大总统得自由任免文武职官；第三条，便是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，应改为大总统得自由宣战媾和，及缔结条约。”此外又追加两条：第一条说，大总统为保持公安，防御灾患，于国会闭会时，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；前项教令，至次期国会开会十日内，须提出两院，求其承认。第二条，说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，有紧急之需用而不及召集国会时，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；前项处分，至次期国会开会十日内，须提出众议院，求其承诺。

那议员们见政府委员自由向会中提出议案，已是心中老大的不高兴了；再听他提出的条件，全是君主专制的口吻，竟有朕即国家的气味，更是违背了众人的心理。当时众位议员相约不睬他，自管自去开宪法草案三读会。

所有国务院派去国会出席的施愚、顾鳌八个委员，当初奉了大总统的委任，兴冲冲地赶去，却不料抹了一鼻子灰。回来见了袁世凯，便加上许多油盐酱醋，把话格外说得凶了些。袁世凯是一个不惯受人束缚的野心家，